

皱，计上心来，拿中国人作靶子！这家苏联政府的喉舌发表评论，硬说是“北京把‘穷国’与‘富国’的观点强加给不结盟运动”，而且说：“把‘穷国’与‘富国’对立起来”是“北京宣传的主要柱石”。然而，谢谢塔斯社的评论员先生，实在过奖！北京不敢贪功。只不过，新华社在报道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国际会议决议时摘引过这个论点吧了。

下面请领教一下苏联“外交学”中的栽脏术。过去几年中，外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中已多次发现窃听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宣布，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发现馆内墙壁中有电子窃听器。苏联官方却咬定“这个窃听器是中国人放置的”，理由是“中国人在一九六〇年曾住过这所房子”。但是皮科克指出：这所房子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曾发生过火灾，其后是由苏联人修复和出租给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看来，有朝一日，这个超级大国的超级技术很可能会发现：苏联的公鸡不下蛋也是中国人的罪孽。

鼠窃狗偷，更是苏联外交中

的特技。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地点是巴黎布尔歇机场航空展览会；出场人物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空军军官米隆基涅空军中校。幕启，这位苏联军官兼外交官，身穿缝有加拿大徽章的便服徐徐出场，装模作样地端详展品，然后贼头贼脑、东张西望。突然，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就把自动驾驶仪揣到怀中。可惜，他于此道还欠娴熟，被法国警察看破，当场捕获了。堂堂苏联外交官干这种营生，连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也觉得难堪，总得想个法子多少遮掩一下。第二天，这个大使馆声明说：米隆基涅中校日前是因喝醉了酒而去行窃的。还好，这一次总算没有栽脏。不过，这个解释确实令人拍案叫绝。自古至今，只听说，有人酒后失言，有人酒后打闹，武人吹牛说“酒后能打虎”，文人夸张说“酒酣文思涌”。可从来没有听说酒后行窃！这也许是少见多怪，不了解苏联酒的奇妙功能吧。不管怎样，各国人士听着：今后喝苏联酒可要当心，它会使人做贼啊！

提起苏联克格勃的特务间谍

及其颠覆活动，更是举世闻名。苏联外交足以自豪的是：当今之世，因间谍罪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外交官员”的数量之多，苏联是当之无愧的绝对冠军。仅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到十月，据各国通讯社、报刊报道，驱逐和发现苏联间谍的，就有美国、伊朗、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加纳、日本、西德、利比里亚、菲律宾、丹麦、瑞典等许多国家，此外还有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机构。单是加拿大，去年二月一次就驱逐了十三名苏联间谍。当然，比起英国一九七一年一次赶走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来，这也算不上什么。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中，全世界有三十多个国家赶走了一千多名苏联间谍！

关于苏联的“外交学”，我们只是略作了些窥探，暂且讲到这里。从这里入门，苏联外交的奥秘，它的霸权主义实质，也就不难逐一领会了。



苏·联·政·治·笑·话

胁迫

据说勃列日涅夫被绑架了。在克里姆林宫值班的人接到肇事者的一个紧急通牒。通牒说：“赶快拿一千万美元的赎金来，不然的话，就让勃列日涅夫活着回去！”

天怒行雷

深夜，莫斯科雷声大作。幼

小的瓦连佳被惊醒，感到可怕得很，就摇醒爸爸问道：“为什么打

雷？”爸爸回答：“啊，一定是谁在扯谎，触怒了天公，于是就打起雷来了。”“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睡觉吗？”“不，夜里《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在付印呢！”

最好的地方

美国人、西德人和俄国人在一起大谈各自引以自豪的幸福生活。

西德人骄傲地说：“小而舒适

的两层楼房，周围是玫瑰盛开的庭园，一家人聚集在院子里喝着啤酒聊天，多么惬意啊！”

美国人更得意地说：“我的住宅依山傍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等豪华的文娱设施。”

俄国人则说：“我不仅有你们所说的一切，而且房租、伙食、女仆等等全部免费！”

大家听了甚为惊讶，羡慕地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俄国人悄悄地压低声音说：“金兰湾！”

（培柱编译自日本《读卖新闻》）